

教育局内,教师喝药自杀

据称死者曾与副校长发生争执



8日下午4时许,云南永善县教育局一场有关“两基”工作的专题办公会刚开始不久,该局一名工作人员匆匆跑去向该县教育局局长罗仕洪报告:“王学高在教育局一楼喝农药了。”王学高是永善县民族小学一名教师,第二天,王学高死亡。“他为什么要死?又为什么要在教育局喝农药?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自杀?”连日来,“讲老百姓的事”等网友在互联网上发帖,追问事件真相。

教师教育局喝农药

罗仕洪接到王学高喝农药的报告后,立即派了该县教育主管安全工作的一名副局长,并带了6名工作人员负责处理此事。

王学高今年37岁左右,毕业于昭通师范学校,曾在该县马楠乡马楠村完小当教师。2007年11月左右,由马楠村完小借调到该县民族小学任教。担任该校教导处副主任,至今年才卸任。事发当天下午,永善县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看见王学高身旁有两个空的敌敌畏瓶子,才发现王学高喝农药了。

事发后,王学高被永善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送到永善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当晚,王学高生命体征较为平稳,在后半夜还能清醒说话。但在第二天晚些时候,下乡检查工作的罗仕洪返回途中,接到县民族小学校长董永祥的电话称,王学高去世了。目前,永善县警方已介入调查王学高的死因及有关情况。

昨日下午,记者致电永善县教育局办公室,想了解王学高在永善县教育局服毒自杀的有关情况,一男一女两名工作人员声称没有此事。后来,永善宣传部新闻中心副主任周兴文说,经过他的了解,得出了王学高为服毒自杀身亡的结论,与永善县教育局及该县民族小学没有关系。

死者反映问题学校不理?

据悉,王学高在永善县民族小学教了大约1年的书,然后离开教学岗位,守过学校大门,最后负责永善县民族小学迁建的基建工作。

连日来,“讲老百姓的事”等网友在互联网上发帖,还有网友参与议论和追问事件真相。“讲老百姓的事”发帖说,“民族小学的一位领导打电话给服毒者(王学高),服毒者关机充电所以没接到电话,等上课后两人见面时,那位领导就把没接电话的王学高臭骂一顿。之后,服毒自杀者就跑到县教育局反映情况,但是谁也没想到一去不复返。”“讲老百姓的事”还自己跟帖说,“2009年永善县民族小学启动了远程教育,学校就把这个项目给了那位教师,但是那位教师因所学专业与远程教育挂不上钩,同时听说对电脑也一窍不通,就趁一次学校开调解会时想向在会的各位领导反映情况,但好像说没等那位老师把情况说完就被一个叫董什么的校长吼住了,从此两人的关系就似乎慢慢僵了。这次把对工程一窍不通的他派到工地上做监督工作,之后因工作问题,他向学校领导班子多次汇报情况,但听说很多时候校领导都不是很配合。无奈之下他多次跑到教育局负责相关工程的部门反映情况,但不知道为什么,教育局也不支持他的工作,所以才导致他去了教育局喝农药的事情发生。”

慢僵了。这次把对工程一窍不通的他派到工地上做监督工作,之后因工作问题,他向学校领导班子多次汇报情况,但听说很多时候校领导都不是很配合。无奈之下他多次跑到教育局负责相关工程的部门反映情况,但不知道为什么,教育局也不支持他的工作,所以才导致他去了教育局喝农药的事情发生。”

校领导否认吼过他

昨日下午,永善民族小学校长董永祥告诉记者,王学高因身体不好和教学工作能力方面的问题,在该校只教了1年书,自己提出不上课,学校行政办公会议上同意给他调配工作,负责新学校筹建方面的工作。“我本人与他的私人关系不错,与他没有矛盾也没有在会上吼过他。”

罗仕洪说,因民族小学迁建,11月5日,该校一名分管基建的副校长曾与王学高发生过争执。

据当地一名负责人说,公安机关得出了王学高自杀的原因是,王学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工作要求而压力过大,身体不好,导致了他服毒自杀。综合

先撞后捅致人死亡 大三学生被批捕

昨日下午,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通报了“10·20杀人案”基本案情,西安某高校大三学生药家鑫10月20日23时左右,驾驶一辆雪佛兰轿车看望女友后返回学校的途中,在翰林路中段将同向行驶的骑电动车女子张某某撞倒。药家鑫担心受害人记住自己的车牌号码,遂下车用随身携带的刀具在张某某手部、前胸、后背等部位连捅8刀,致其当场死亡。

10月22日,药家鑫被抓获,经查,药家鑫是西安某高校大三学生,家住新城区公园南路。审讯中,他对自己将张某某撞倒后又连捅8刀将其杀害的事实供认不讳。记者昨日了解到,目前,药家鑫已经被长安检察院批捕,目前羁押在看守所内。综合

“作家局长”获刑 作协除名引争议

中国作协发布公报称,鉴于浙江省台州市土地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刘长春触犯刑法,已被定罪判刑,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23条规定,取消刘长春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文学创作和被判刑有什么关系?该不该取消刘长春的作协会籍?大家意见不一。

不过也有不少网友认为,文学创作和被判刑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历史上许多文豪也曾经有坐牢的经历,好人坏人都会写作,作协开除刘长春,是“文如其人”的传统思想作怪。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说,既然作协早有明确章程规定,开除刘长春无可厚非,但作协规定背后所折射出的,却是当代社会里,作家身上被赋予的过大过重的社会责任和期望:要求作家都是完人。

刘长春今年59岁,号称“作家局长”,发表的文学作品有150余万字,获得过首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人民文学奖提名等荣誉,出版过多部散文集,一篇散文作品还曾是浙江省高中语文阅读范文。综合

哈尔滨父子3人自焚抗拆迁 被以暴力抗法立案

29日上午,在哈尔滨市阿城区阿什河街道城郊社区的拆除违章建筑现场,三名男子点燃身上的汽油冲向执法人员。现场的消防队员及时将火扑灭,并将他们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三名男子无生命危险。公安机关已对三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及暴力抗法行为立案侦查。

此拆迁地块涉及动迁村民123户,截至目前仅黄德全一户未动迁。阿城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张立民介绍,黄德全原为阿城区城建处党委书记,1995年以2900元的价格获得原阿城市阿什河乡城郊村(现阿什河街道城郊社区)一组0.88公顷的荒地50年使用权,同时又占用近1公顷荒地,并在该地块未经批准建设了112平方米建筑。张立民介绍,西林钢铁集团阿

城钢铁公司依法取得该地块使用权后,阿城区有关部门委托专业评估公司对黄德全实际占用的1.8公顷土地及建筑物评估作价105万元,但黄德全提出1000万元补偿要求。

至11月24日,城管局已三次对黄德全下达限期拆除违章建筑通知书,公安局、土地局、街道办等部门多次做工作,但黄拒不拆除。11月29日上午,阿城区城管局对该违章建筑实施依法拆除,遭到黄德全及其儿子黄志民、黄志学阻挠。黄德全的两个儿子首先冲出屋外向执法人员投掷汽油瓶等燃烧物,同时用斧头、钢叉、镰刀等袭击执法人员。而后黄家父子三人先后点燃自己身上的衣服冲向执法人员,被在场的消防队员用灭火器迅速扑灭后将他们送往医院。综合



烟花抵制强拆

2010年11月26日,是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政府向周口市市民王建华下达的强制拆迁公告的最后期限。为了防止突如其来的拆迁人员强制拆迁,王建华在自家房屋的屋顶及窗台上放满了烟花,烟花的喷射口对着马路,王建华自己则手持礼花筒高度警觉地站在房顶观察情况,准备抵制任何可能的强拆行动。侯伟胜/东方IC

小纠纷酿悲剧 尸体停放邻家9年

“鬼来啦!”11月26日中午,三顽童路过李家门前时,不知是真害怕还是恶作剧,有人喊了一嗓子,顽童顿时惊慌跑开。

10年前,唐河县钱、李两户人家发生纠纷,钱家把自杀的家人停尸在李家堂屋,并封门堵户。9年后,在当地协调下,尸骨终移,钱家人日前也因“停”获刑;而李家则院落荒芜、背井离乡。其间,李的邻居也因此搬离。至今,一场危机似了未了,心理阴影仍在。

停尸危机,到底“停”在哪里?更令人忧心的问题在于,“停尸闹丧”在各地皆有“知音”,不断冲击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法治的尊崇,危及和谐社会的根基。

尸体停放家里,户主搬迁

李进山匆匆进城,已有10个年头。这个今年48岁的农民,如今在郑州市西郊当菜贩子。

10年前,李在家乡唐河县大河屯镇赵寨村有个算是“体面”的工作——村里的电工。李用了“逃离”一词描绘他全家出走的

情形,“心里烦,有苦不能言”。

李家东、南、北有3户邻居。方昌杏的尸体抬进李家之后的9年间,不仅仅是李举家出走,3户邻居也挪走了。李叹息道,都怕沾染上晦气,受影响的不止他一家。“9年啊!俺全家有苦不能进,有家不能回,辛辛苦苦营造的家变成了一座地上坟墓……”

被停尸,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件忌讳的事情,尤其是在更讲究吉凶的农村。赵寨村现任党支部书记代海章,曾在尸骨最终移出李宅的协调过程中颇费周折。熟知风俗的代说:“抬尸进家很晦气,(李家的房子)确实没法住了。”

村民们对此唯恐避之不及,对谁是谁非出言谨慎,唯一愿说的是对这件事的恐惧。直到现在,还有村民教育子女别去李家那一片玩儿,“撞上了(鬼魂)治都治不好”。据说,有小孩儿爬到李家“藏老猫”(捉迷藏),回到家,屁股上挨了爹妈不少巴掌。

争吵之后,方服毒自杀

2000年4月15日下午,李进

山去本村方昌杏家收电费,当时,方的婆婆和一位邻居在场。抄表后,李说3度电3块钱,方拿出10块钱,李说,没零钱找不开。方说,找不开下个月给。李提出,方的电表转得慢,得“校校”。

事后在警方取证时,方昌杏的婆婆说,当时李说了“下个月掐电”的话,方哭着和李吵,从屋里吵到大门外,方哭着说:“李进山你恶,不让我使电……你步步欺负俺……”

李则否认说过掐电的话。李说,平常和她家也没啥过节,他见到方掉眼泪也很难受,对她说要是不想校等以后再再说,“就算今天我没说”。

方昌杏的婆婆告诉警方,李走后不久,她和邻居便发现方关上房门服毒了。众人把门弄开后,方告诉婆婆,李欺负她,丈夫又在外地打工,她没过头了。

方昌杏被送到镇卫生院,抢救无效,不幸离开这个世界。

更不幸的是,方永远不会知道,她长达9年不能入土为安,婆家和李家也因此僵持了数年,两败俱伤。

死者家人因“停”获刑

当时,村人都在抗旱,在地里忙到当晚6点多,李回家了,李听妻子说,方昌杏喝药死了。

方的公公钱群柱时年55岁,当天得知凶信,“吓跑了,怕方的娘家人不依我”,方的娘家和钱家离得很近。

李进山在得知方昌杏喝药死后约1个小时,装殓方尸体的棺材被抬到了他家大门口。李“个人分析,可能钱家怕方的娘家人闹事,找理由推到我头上说我”。

李报警后,很快,公安、镇里、村里开始着手调解此事。但是调解没有结果,最后,棺材被死者家属抬进李家堂屋,屋门封死,一放就是9年。

李进山自此加入了信访者队伍。去年3月10日,经村委、镇政府、派出所组织协调,由政府补偿给钱家丧葬费8000元,钱家将方的尸骨从李家移出埋殓。

今年,钱群柱到公安机关投案。6月底,钱因犯非法侵入住宅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目前,判决已生效。综合

高楼凌空“晾”车 住户出入心慌慌

“只有听说在阳台晾衣服的,防盗网外‘晾’单车还是头回看到,太危险了。”昨日,广州越秀区东风西路某住户向记者反映,同一栋楼的住户做出危险的举动,竟然把一辆几十斤重的单车悬挂在防盗网外边(见下图),令街坊担心不已,出入难免心慌慌。

昨日,记者在东风西路187号的住宅楼发现,四楼的一住户把单车像衣服一样“晾”在防盗网外边。几十斤重的单车只用铁丝简单地钩在防盗网外,摇摇欲坠。

悬挂单车的正下方正好是住户出入的必经过道。“风一大,很可能就被吹落了”,邻居们很是担心,生怕哪天单车被风吹落,运气稍差可能就被砸中,“四层楼高,一辆重几十斤的单车砸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至于住户为什么把单车挂在防盗网外,知情的邻居透露是因为屋内空间狭窄,为了节省空间,想出这个“晾”车的方法。综合

